

胜利的创造者

夫 左



工人作文叢

文化工作社印行

文化工作社

工人文叢

[第一輯]

9

勝利創造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印行

文 化 工 作 社 工 作 文 叢

勝 利 的 創 造 者

著 者 左

發 行 者 章

發 行 所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

分 銷 處

聯 營 書 店

上海·北京·漢口·重慶

秋 琛 夫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44032]

目次

鐵流衝向南方.....	一
勝利的前奏.....	六
臺灣巡禮.....	二三
生路.....	二六
追殲之路.....	三二
惶恐、絕望，和混亂！.....	三六
跟坦克作戰.....	三九
李石林前線.....	四三
「夜課」.....	四七
在「投誠兵招待所」.....	五〇

夏莊之戰.....	四三
勝利的壕溝戰.....	四九
衝破魯河隄.....	五五
破裂後的包圍圈.....	五九
結筆語.....	六一
後記.....	六三

鐵流衝向南方

淮海大戰的序幕展開了！

從魯中南下的強大華野各縱隊日夜不停地向前推進，告別了白浪滾滾的沂河，跨過蜿蜒千里的鐵道，所有的步兵、砲隊、輜重……一切都向南流去。

早晨。前線道路的上空高罩着雲陣的塵土；這塵土是被幾萬雙解放軍戰士的鞋子所揚起的，是——無數砲隊的車輪、駝着重武器的騾馬、滿載着彈藥的汽車、無數的輜重車輛——所揚起的。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成天太陽。金光閃爍的十一月。徐海之間這一巨幅的豐饒曠野，從來沒有現得這樣活躍；千軍萬馬從這兒流過，猛撲向狼狽逃奔的敵人，千萬雙腳同時邁着步伐，直向運河西岸銳進。

敵人像驚弓之鳥，喪魂落魄，我軍八日發起攻擊，一夜拔除了郟城碼頭，殲敵兩千，當我前鋒逼近到新安鎮時，敵人就開始狼狽向運河西岸逃竄了，丟棄了瓦窖新安鎮紅花埠周圍數十里陣地。

部隊不分日夜的緊追，輕裝急進，九日一夜跑過十六個村莊九十華里，第二天前進路線上又是十八座村子，徐東的匪軍黃伯韜兵團，企圖避開強大解放軍的進攻矛頭，已經紛紛向碾莊潰縮了。

追！追進！對付狼狽逃竄的敵人不能給他有喘息的機會，我們記得蘇聯蘇沃洛夫有句名言：

「勝利由兩腿決定，

兩臂是勝利的工具」。

現在，的確是用兩腿來對付敵人的時候了。

無數路部隊向南跨過鐵道，久受蹂躪摧殘的鐵路兩側人民，紛紛從四面八

方集擁走來，看着自己的部隊從鐵路上村莊上通過。那些無鬚無髭的青年，振着軍儀，扛着武器，急急地走着。還有許多民工青年們和一些滿臉鬍鬚頭髮斑白的老漢也在隊列里有擔有負的向前擠進，一輛一輛的重型巨砲和滿載彈藥的汽車轟嘖不停的馳駛過去。

這一支漫長無際的鐵流呀！他流向那裏，那里就是勝利就是光明！那裏的反動武裝就遭撲滅，那裏的人民就得翻身：這正是詩人涅克拉索夫的偉大詩章：

「無數大軍，奮然興起；

他的力量，一往無敵。」

車站上，敵人拋遺下許多不及攜走的彈藥、糧食、衣服、公文……滿地飛散着，沒有人去理睬這些，這才是勝利的開始，部隊不停息的向前，只有民兵們四出追捕着野外敵人三三兩兩的散兵。

村莊上，所有的婦女們兒童們都出動了，平毀着匪軍築而不用地堡工事，把門板木料紛紛搬回自己的家裏去，她（他）們一面平毀一面咒罵着，一個手扶柺杖的老婦人在地堡旁邊找着了她的花生簍，匪軍們沒有留給這孤苦的婦人一粒花生，她幸勞的勤忙了一個整夏天，現在在人們腳底下踐踏的是滿地狼藉的空花生殼。老婦人手杖擊地，痛苦地喃喃咀罵：「遭殲軍到處遭殃！」部隊經過了楊家窰，村頭上一個中年婦人在路旁捶胸痛哭，她訴說年青的兒子被匪軍南逃時擄走了，戰士們走去安慰她：「老大娘：我們向前追去，消滅反動派，替你報仇！」老大娘收住了眼淚，叮囑着戰士：「俺兒叫朱德懷，才十七歲，左頰上有個黑痣……」千萬個指戰員同一顆激憤的決心：「追住敵人，替人民報仇，不讓他逃走一個！」

當晚，追兵直逼運河東岸，前面傳來了砲聲，敵人到底是給追上了，充作黃伯韜兵團後部的六十三軍被圍於堰頭窪一帶，入夜一五二師迅速覆殲，夜

十二時我們趕到了前線指揮所，師長程業棠將軍他展開地圖指告記者：「我右路大軍已捷足先登插入敵人側翼，攔截住敵人西逃去路，現逃過運河的黃伯韜所部廿五軍等已自投羅網，被圍碾莊。」至此，一個偉大的大殲滅戰在開始着，六十三軍被圍審灣，南北貫通的天然運水，把匪軍黃部分割為東西兩戰場。

審灣——將是偉大淮海戰役的前奏戰。

一九四九，十一，七。

勝利的前奏

審灣之戰表示了偉大。淮海戰役的勝利之前奏。

一條離平地高達四公尺的高埂子直通審灣北門的高土圩下，圩門兩側有敵人兩個地堡封鎖着。解放軍某部二營就從這高埂上突進去，配合兄弟部隊，消滅了敵六十三軍。

四連擔任了開闢全圍衝鋒道路的光榮任務，英雄連長林寧接到命令以前，週密研究了部署，訪問了附近十餘個老百姓的情況，他認為這次一定要打得硬打得頑強：一陣砲擊，是四點卅分了，他向全連同志發問：「我們大家有沒有把握？」全連一個堅決的回答：「有。」副連長董蘭亭英雄走在全連的最前頭，突擊到離開莊子，在開闢地展開，從交通溝逼近了鹿柴，一連三包爆炸，三道

鹿柴張大了一道巨大缺口，一排猛撲上去，逼近土圩子。

地堡和土圩子的火力直射過來，突擊排停止在高埂下面，連長連副都負了傷，部隊失去了指揮，這時負責後勤的急救模範和上等人民英雄副指導員牛士萬趕了上來，把部隊組織了繼續突進，不幸他自己又負了傷，他堅決要通訊員扶着他繼續執行任務。三排副徐斌對魯明嵐說：「四班長，你幫助我負責指揮咱們繼續幹！」牛副政指繼續指揮一個班兩挺機槍繼續向高埂突進，新解放戰士王友爲李金華頭部帶了花，魯班長和班副李祖洲鼓勵他：「輕花能堅持就不要下去，咱們祇有前進；」他二人就當着李祖洲的彈藥手，伏在旁邊裝着機槍梭子，機槍不斷向圩門噴吐出子彈，這時魯排副和牛副政指又都帶花了，擔架員把牛七才槍救下去，他還是不肯離開火線，參謀長安慰了他：「我們一定堅決打進去！」英雄爲黨爲戰爭的忠誠決心是這樣堅決，他忘記了個人，忘記了個人，他只記得敵人還沒有消滅。

這時前面最高的指揮員是魯明嵐了，他激昂的高喊：「四連的共產黨員站起來，我們只有向前！死也是光榮的！」共產黨員們記住了自己的政治榮譽，更記住了英雄林連長的豪語：「四連是開闢全連的衝鋒道路！」他們決心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黨，換取戰爭的勝利，一班長謝得山和李祖洲挺身站了起來，豫東解放的新戰士馬慶山也跟着猛進了一步，不顧敵人地堡土圩射來的密集火力，端起機槍猛烈的回擊。這時五連副連長魯平壽帶着隊伍上來了，魯明嵐說：「我們二挺機槍掩護你們，趕快先炸開地堡！」

魯副連長號召：「共產黨員去炸開圩堤上的地堡！」三排長張原祥搶走到前面：「我去。」捧起炸藥直撲向土圩門，但是沒有成功，他就掛了彩，敵人從高埂上蠕動着開始反撲了。排子榴彈在三排面前開了花，勇士們互相鼓勵着，準備反衝鋒，七班長賀林傑向大家喊：「當心，堅決來一個打一個！」豫東解放的冷光元對旁邊的陳洪煜說：「副班長你姿勢低一些，不要給他們打倒」

又向伏在他身旁的曠花春說：「曠花春，咱倆要在一塊呵！」大家一個決心，我們一定要勝。敵人從圩上工事跳出來，曠花春的機槍掃過去，把敵人壓得不敢抬頭，這挺機槍打完了，又換了身旁負傷同志的一挺機槍打，兩挺機槍不停息地向敵人噴射着，一箱子彈打完了，機槍打得熱辣辣的；像一條火龍，敵人再不敢出來了，賀林傑又警惕敵人再出來反撲，告訴冷光元：「你把前面的一挺機槍拖回來，」冷光元爬過去一摸，見一挺捷克式，只有一夾子子彈，他又爬到鹿柴旁邊，拖回一箱子彈，敵人火力又開始瘋狂掃射了，工事裏又開始向外蠕動着，這時六連的部隊以側翼壓向高埂，敵人潰縮下去。

六連從側翼攻上來，二班人民英雄連長周木良把炸破班帶到前面，親自觀察了三次地形，指着黑黝黝的三座地堡向九班長萬永福說：「你們有決心解決前面的地堡嗎？炸開地堡突擊班就好通過了！」萬永福回答：「有把握。」他上去看了二次地形，一面想：連長都跑到前面，咱還能不完成任務嗎？咱們九班在

五老集飛行連環砲的光榮歷史還能丟掉嗎？副班長黃國昌要求炸破，他上去看了三次地形，大家研究了一下，選好了送炸道路。「連長可以開始了吧？」連長說：「再等一等，」把一排兩挺機槍拉了上來，佈置在兩側開火掩護，萬永福擲出了一顆榴彈炸藥，在煙塵瀰漫中，黃國昌抱起二〇斤的一捆炸藥，飛送到大地堡上面，剛回到原陣地，一聲巨響，地堡翻了身，西邊兩隻地堡也啞口了，

突擊班迅速的通過去，六班一組長賴洪昂帶了李學甫李刻新佔領了圩門地堡，李刻新又跨過高圩奪下西邊地堡，突破口被佔領了，強大的力量從突破口湧進去。

部隊向兩側發展，敵人潰退了。萬永福帶了一個機槍小組一直追擊到天主教堂的核心工事附近，四連也投入了巷戰，一班長謝得山跳出來說：「我要求帶大家打巷戰。」魯班長就號召：「要求火線入黨的同志是時候了！」他們分

成兩個組沿天主教堂打過去，戰前呈報要求入黨的衛生員周根瑞衝在最前頭，倒繳到一支湯姆，活捉了四個俘虜。戰鬥結束，大家情緒仍很高，衛生員指揮大家唱起『打得好』的歌。師長也讚揚着二營「又硬又猛。」——突破塞灣北門的英雄們！

十一，九。

審灣巡禮

審灣——這座運河沂水合流處的重鎮。匪軍黃伯韜兵團的主力六十三軍在此全數覆斃。

解放軍下午四時發起攻擊，夜二時即全部解決戰爭，槍聲稀落，煙火漫天，記者即隨入鎮內，通過激烈爭奪的北關，被匪軍縱火燃燒的民房已成一片灰燼，敵屍遍地狼藉，在一顆重砲彈着落點的周圍，淌着週身血污的十數具死屍，突擊連同志告訴我，當他們突進缺口時，都是從死屍上踏過去的。敵人是企圖以多數兵力來堵塞住突破口的，但我們突擊隊就把它消滅在突破道路上。

x

x

x

進入鎮關後最易使人觸目的是匪軍到處散發的標語，「死守不退……」

「……」這些自嘲的字眼，使人回憶起剛才突破口的情形，所謂「不退」，就是多驅使一些士兵在突破口上迎候着解放軍猛烈火力的無情轟射。北街的每一巷頭每一陣地上都貼有一五二師部隊長的緊急告示：

——離陣脫逃者殺！

——洩漏軍機者殺！

——違抗命令者殺！……

這一五二師師長雷秀民在我軍圍攻後所曉示他士兵的命令，但是當黃昏後我軍發起攻擊後，這位師長便換上一身士兵衣服，獨乘了一葉小舟，辭別了他的部下，渡河西逃，結果被我西岸等候已久的伏兵活捉住了，這位聰明的師長吓得在地上亂滾亂叫，不知道他下「不許離陣脫逃」這道命令給他的士兵時，曾否考慮到自己能不能忠守於這條命令。

x

x

x

窰灣鎮內有三千多戶居民，五百餘家店舖，記者巡視了數十家商舖，所有的貨物都給匪軍們搶劫一空，在北關天主教堂內，匪軍設了一個「難民避難所」，集中了四五千老百姓，他們目的是爲了把鎮上的老百姓都「避」在這裏「避難所」他們好毫無阻礙的大肆搶劫。貫醫師的大成號藥房，價值五萬元的藥品都給劫走，現在連一隻空瓶子也找不着了。皂河商人朱蔭澤來窰灣省親，被關閉在「避難所」整整餓了三天，當解放軍打開天主教堂後，他激憤的告訴戰士：「解放軍再不打進來，這裏要餓死多少人命呵！」

× × ×

解放軍突進鎮關時，匪軍們每撤出一所房屋，即縱火焚燒，北關一百五十多戶民房都變成枯牆瓦礫，小東門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匪軍放火時驚呼嚎哭，被推進了火堆，匪軍們對孩子施行這樣的殘害，南關一個老大爺那天出關給孩子們送飯回來，被匪軍們以「傳漏消息」的罪名被打了一頓，老人一字一淚對

戰士訴說着自己痛苦和匪軍暴行。

天明。我們出鎮沿沂河北行，旁邊一個受傷的俘虜也跟着走着，迎面走來了一個老大娘，她對他仔細瞟了一眼，連聲狂呼：「這傢伙就是前天拿我雞子的，我認得他，我要搔死他！」老大娘氣喘喘的撲上去，旁邊走來一個民兵把他們拉開來，民兵指着俘虜的面孔：「你們過去難道沒有心眼嗎？這樣殘踏老百姓，你們欠人民的血債太多了！」俘虜惶恐的低下頭走開。老大娘拉住我們說：「同志們呵！這批傢伙真是壞人里面的壞人呀！無法無天，把老百姓糟踏得這樣兒，他們就是能犯王法，也不能犯天理呵！……」他問起裏面一共殲滅多少人，我們說：「一萬多，還活捉了師長。」老大娘說：「越多越好，老百姓才撈到安穩日子過呀。」

生路

在俘管處，保衛幹事介紹我和一羣俘虜見面了，在過去多次訪問俘虜的印象中，和這次不同的感觸是他們懷疑敵對的心理沒有已往那樣嚴重了，他們圍坐着毫無顧慮的談論着，我跨進了小屋裏，和一個軍官模樣的中年人談話，從他的形態上找不出一絲憂懼的表示，這就是坐在我面前的俘虜連長歐陽景，他興奮的談着，似乎已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俘虜的身份。

他先談到這次六三軍一五師的覆沒情形：

「……………六十三軍很不習慣於北方平原作戰，我們也很少打過仗，抗戰時期在廣東是進行過花縣，從化（縣）良口（鎮）幾次戰鬪，日本投降後一直擔任上海綏靖區的衛戍部隊，五月底北開徐州投入中原戰場，半月前才進駐新

安鎮，我們也老早知道，戰爭以來多少在前線東撞西碰的部隊都整軍整師被你們消滅了，那末我們這支連火藥氣味都聞得很少的部隊，官無信心，士無鬪志，怎麼抵得過解放軍的強大攻勢……。」

談到六十三軍的內部情形，歐陽景吐出了一個「糟」字來形容，他說：

「我們從報紙上也知道，東北華北以及濟南一連串的失利，報紙上所宣佈的『轉移』字眼，這就告訴人們，『國軍』在那裏又吃了一次大虧，至於王耀武的被俘，幾乎驚動了每個下級官佐命運前途的自信心，局勢是越發明朗了，解放軍好像一輪紅日，蒸蒸日上，而國民黨已經是斜陽西墜，搖搖欲墜了……」

這位身在俘營的連長，以感慨的聲調悽然自鳴，十五年前當學生的那種風格在今天談話中得到了洩發。

他的話題繼續下去，聲色激昂：「同事們誰個不明白，是死是生？是給蔣介石不效忠送死？是放下武器自找生路？我們過去雖然是糊塗蟲，但現在是清

醒的時候了，康澤、王耀武的教訓應該接受，一個人對自己的「死」和「生」的問題，是不能不在腦子裏打個圈子的。」這些話似乎都很近情理，歐陽景本人的行爲雖然和他今天的談話有着距離，但他在解放軍的進攻面前卻沒有採取堅決的抵抗，當峯灣被圍時，他率領了十幾個士兵從陣地上逃跑過來的。

他說爲反人民而戰死是一錢不值，所以他覺到很幸運，沒有無謂的犧牲，他重覆地向同來的俘虜說明：

「來到這裏便是生路！」

「……………生路！」

他盛感解放軍的優良紀律，而且在人格上受到尊重，他感謝解送他的戰士們一切照顧，特別使他沒有忘記的便是某連王政指和團部劉副政委的談話。昨天晚上來到我們部隊，他告訴我已經飽受了兩餐乾飯。

我問及他私人物件有無遺失時，他搖搖頭：「我帶來了多少還是多少，解

放軍同志連一支香煙都拒絕接受我的，我隨身帶來了的物件一件都沒有少，可惜戰鬪開始時我驚慌的把衣服行李都丟完了，早知如此……」

我有另外事情正欲離開赴前方的時候，警衛員又送進來一個軍官，是和歐陽景同師的五五八團三營營副李杭瑞，他們喜出望外的互握着手，李說：「我們團長犧牲了，副團長被俘了！我跑了出來。……」歐打斷他的話，「來得好：來到這裏便是生路。」李也點點頭：「我真不願意給他們送死。」他又告訴歐陽景：「我已經準備好一張『差假證』想離開的呀，因為怕是主官，跑了要連累家屬，而且路上也沒有把握……」

他們接着談起解放軍的作戰情形。倆人都一致承認，「這次作戰，談實力部署上雙方兵力都差不多相等，主要是戰力的差越，我們士無鬪志，把握在士兵手裏的子彈飛不出去，高級指揮的無能，解放軍動作神速勇猛，防不及防，當我們進入寧灣時，四面發現了部隊，我們還以為是自己人，派出聯絡，那知

道已陷入重圍……。」

十一，十一。

追殲之路

強大的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對黃伯韜殘部在碾莊外圍的肅清後，企圖增援徐州的黃維兵團又被圍在宿縣西南，一個巨大反革命武裝集團的最後悲慘命運已經形成了。十二月一日夜，杜聿明所率的四十萬殘敗軍隊，棄守徐州企圖逃命了，黃昏以後，在蕭（縣）永（城）公路上，狼狽萬分的人海馬羣摩托車、坦克、汽車、砲隊、馬軍、三輪車、大車，……匯成一條無邊無際的濁流，向西南潰逃。

二日晨，我們經過一夜的急行軍，出現在三堡車站上，我引領北望，徐州近郊的餘火猶熾，我興奮的回憶到，——徐州，這一座華東戰場的戰略重心，

兩年來蔣匪進犯華東人民的反動司令台，在偉大淮海戰役發動以來二十一天後的今天，這座反動大營壘，罪惡的淵源即易手爲人民所有了，反共反人民的英雄們，從這裏逃出去了，妄想摧殘人民民主力量的毒籛快要熄滅了，詩人杜甫的佳句是多麼够我們今天來尋味呵：「昔人已成黃鶴去，此地空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還，白雲千載空悠悠！」

X

X

X

無數追擊箭頭指向西南，滾滾雄師漫山遍野的從這裏追過去，戰士兩夜沒有睡覺了忘記了飢渴，他們只顧怕追不上敵人，輜重騾馬丟在山後面，大家扛起重機六〇砲緊跟着步兵追。公路的兩側留下了無數的路標，無法辯清這是誰一個單位了，但箭頭都指向西南，指揮所傳來了命令：「路標就是路線，槍聲就是方向，追得上就是勝利！」有力的鼓舞着每個戰士，不讓敵人逃回江南，澈底乾脆地消滅它！

海邊的十二月天氣裏，畢竟還是很炎熱，戰士們在太陽底下，急急的行進，汗水把棉背心棉軍衣都滲透了，沿路發現了汽車散兵背包物件等，證明敵人沒有逃得很遠，這鼓舞了戰士的熱情和體力，機槍連的一個戰士沿途編起了打油詩：「杜聿明杜聿明：『賽跑』你不行，看你也飛不出淮河邊。」

沿蕭永公路的人民遭到巨大的災劫，匪軍到處槍劫，僅驢馬鎮一地，被燒房子二十三間，被劫大米二百萬斤以上，被抓青年四百多，婦女被強姦，其他牛豬雞羊……等都給殺光了，人民對匪軍恨入骨髓，當我們的追兵趕到時，他們一邊哭訴，一邊鼓勵戰士：「追吧！讓他逃回去沿路老百姓怎麼活得了！」匪軍來不及吃完的米飯豬肉拋在路旁，這對每個飢餓的戰士是多麼使人垂涎呵，但沒人去吃它，一個十分飢餓的戰士在路上拾到一節生地瓜，指導員在後

面叫了一聲，「同志這是人民的」那一個戰士馬上又放下了。

大隊人馬終於給我們追上了，我們另一支部隊已經出現在淮河北岸永城東北，完成了對敵人的大包圍，前面聽到了槍聲，六團一個年青的步兵連爬到大山，在張莊截俘敵人兩百多，自己僅僅傷一人。我們炊事員在後面拾起了敵人遺棄下的米袋，過去作戰中我們戰士繳到大米都歡歡喜喜揹回來，今天炊事員告訴我們吃大米飯，可是到休息地方解下來一看，裏面完全是「地瓜乾」，從汽車上解下幾個背包，背包裏也打有裝「地瓜乾」的米袋，一個俘虜告訴我們：「由於糧食恐慌，保存一袋地瓜比起背包來是更有用處的。」

一個軍隊的失敗，充分表現了失去統馭指揮的無能，當匪軍沿公路西逃時，不分次序爭先恐後，擠得人仰馬翻，誰也不聽指揮；誰也不肯落後，在路

旁我們發現很多死屍，有一個受傷未死的俘虜告訴我們：「一出徐州，大家爭着向前跑，公路上擠得水洩不通，剿總的汽車神氣活現的撞過來，叫大家停止讓開，誰也不聽指揮，汽車便向人叢里直撞，給壓死了很多人，我受傷了！那裏是退却，簡直是逃命。」

一一·三。

惶恐，絕望，和混亂！

六團拿下張莊所俘獲的兩百多俘虜中，有一個匪國防部隨軍總隊的少校參謀陶良治，安東人，老東北軍，十四年的老行伍。

當他被押送來師指揮所後，副政治委員張雍耿同志和他談話，他供認了匪軍的一切內情，當面敵人的的一切。——

「惶恐、絕望、和混亂！」他像寫文章似的，先唸出一個題目。

首先談到突圍情形：國防部的計劃是在黃伯韜兵團遭受全部覆沒後，又發覺黃維兵團被圍，故決心棄守徐州，收兵江南。

……劉峙先一天就坐着飛機回蚌埠，這裏的邱李孫三個兵團統歸杜聿明指揮，邱清泉率五軍充前衛開路，李彌率八軍隨孫兵團後衛，突圍路線是想

經永城渦陽再拆向蚌埠，如蒙城方面情況尙佳，則改道向武漢……

——現在一般當官的對這次突圍都沒有信心，我自己預料也兇多吉少，大家估計出徐州三天便會有戰爭，果然今天就處在貴軍的重重包圍之中。——

關於撤出徐州的情形他這樣回答：

——很多大建築物都被破毀，有些糧食彈藥倉庫都縱火焚燒了，商店被搶劫一空，撤出前所有傷官都空運抵京，但傷兵卻滿街丟棄無人顧問，現在我們這裏總兵力大概是四十萬左右，但是民伕即佔有四分之一，撤出後沿路抓了有十多萬民伕呀，下面的情緒真是『兵變民怨』，摩托化裝備及汽車彈藥沿途丟棄很多，人仰馬翻，萬分狼狽，士兵中有很多不願向南的，特別二兵團（即邱匪兵團）……

解放軍秋季攻勢以來，徐州等戰場的連續勝利給匪軍內部官兵有極大的慘震，陶說。

——徐州失守，則蚌埠不保，杜部亦將片甲無回，整個長江南岸都無重兵把守，我赴徐州時所經過的蕪湖當塗一線，就只有一個八十八軍駐守，現在眼看素稱國軍精銳的邱李孫兵團又將爲黃伯韜第二，江南防衛將從何說起！……

談話至此，指揮所將向前線轉移，即令陶退下，他連聲說：「是！是！是！慚愧得很！」

一二，四夜。

跟坦克作戰

十二月七日夜，四團二營進入了劉莊、呂莊、剛修完工事，東方發白了，……嗚嗚……——東邊公路上駛來了四輛坦克，向六連陣地逼近了。副營長王全新同志馬上命令準備爆炸。

天已大亮，坦克的巨大馬達聲把地面都轟得震動了，全營的戰士都緊張起來，這時三班的李連保第一個跳出工事，扛起二十斤的一包炸藥衝上去，坦克正向西南轉灣，李連保從後面追上去，接近了，仔細觀察了一下，便把炸藥放在砲塔的後坡上，掉身轉回來幾步，他又回頭看了一下，霎時一聲巨響，坦克上的鋼板給掀翻了。這時後面的一輛坦克向李連保打了一砲，李連保的帽葉子給炸飛了，可是並沒有吓退他，他依然站立着，——一個豫東戰役解放入伍不

到五個月的青年戰士，經過訴苦教育，在淮陽休整中參加了黨，這次又光榮地在火線轉黨。

陣地上緊張的氣幕撕破了，六連戰士的情緒個個高漲起來，坦克又繼續向西北駛去。四輛坦克駛進了四連陣地，副政指萬中原拿了一包炸藥交給「馬思進班」的班長李祖洲：「你是硬得起來的，上去炸！」李祖洲一聲不響的扛起炸藥；回頭問了一聲，「炸那裏好？」「炸它屁股吧！」李祖洲跑上去，迎頭碰上了一排長楊德喜，楊排長想自己去炸，李祖洲一定不肯，楊排長於是派了王興其，楊立武、馬金雲為一小組掩護他，李祖洲上去了，把一包炸藥放在坦克的輪齒上，可是坦克向前開動了一公尺，沒有炸毀，坦克發現了後面有人，又向後一個猛縮，李祖洲跳讓到旁邊，王興其一看沒有炸成，又接上去一包炸藥塞到坦克肚皮裏，導火索燃燒了，但是雷管失效沒炸響，終於給他開走了。

楊德喜決心大顯身手，張天義爭着要去，楊德喜阻止他：「我有把握的。」

楊德喜心想：「我有決心犧牲，這時共產黨員應該站出來，坦克不毀了牠，牠便要燬了我。」他匆匆的裝上導火索，特地弄短了點，追上了坦克，攆在坦克後面連追了三四個圈子，恰巧坦克停下來向三營方向打砲，楊德喜便把炸藥接在砲塔後面的平頂上，轟的一聲，甲板飛炸了，煙火瀾漫，坦克停下了，跳出二個坦克手，楊德喜趕上去抵住，可見裏面還有一個坦克手，坦克又繼續向前爬，兩個坦克手想逃，楊德喜把槍一揮喝攔住，兩個坦克手馴服的跟在後面，坦克負着週身的火簇一顛一幌的掙扎着向後逃。

坦克再不敢在四連面前停留，又掉頭回竄到六連陣地上來。六連同志等候得好久了，一排代理排副詹世堂跳了出來，這時坦克隊改變了，詹世堂上去時三面火力射過來，但他並不猶豫，先把導火索拉開，再拋上坦克頂，四噸半的中型坦克馬上焚燬在煙火中。

還有三輛狼命的逃，豫東解放的姜光榮追上去，在開闢地上衝過三百米達

外，他急急的擲一顆手榴彈炸藥，正好飛進了坦克的瞭望孔裏，坦克上馬上昇起了一股濃烟。一輛半顛半幌的坦克開回到半路上停止了，再聽不到馬達聲，死伏在闊地上。

蔣匪國防部中央戰車第一團的第一連，在我二營的勇士面前大吃其虧，二死二傷，一場反坦克大戰，大大鼓舞了全師的戰士：「原來這傢伙沒啥了不起呀！向四大二營學習呵！」

一個共同的教訓便是——「以後炸藥包得大，導火索要短一些。」

李石林前線

曾爲杜邱李匪兵團北面主要支撐點之一的李石林守敵於十四日夜被我驅逐後，這裏一千多個地堡防空洞和縱橫交叉的壕溝，變成我們的堅不可破的堡壘了。

戰士們又在李石林正南修築了工事掩體，裏面建設得像營房一樣，事務長從老遠的後方運來了麥稭舖在里面，睡下來就是床舖，坐起來就可以開會啦，站起來就可以射擊，有的還特地修築了會議室、廁所、廚房、火爐和水井。他們就在這兒戰鬥，敵前學習，愉快地過着火線生活。一個熟習的戰士劉再坤招呼記者到了他的掩體里，拿出一張報紙來，要求我把四大二營打坦克的故事唸給他們聽。

這天一架敵輕型轟炸機俯衝下來，劉再坤立刻抓起機槍打了一梭子，飛機再不敢低飛了，劉再坤又鑽進掩體里，他輕蔑地罵道：「他媽的！大米送給當官的，子彈丟給當兵的，炸彈想拋給我們，哼！不打他有鬼。」他又興奮的對記者說：「我打下一架飛機來，你給我向新華社報導吧！」

×

×

×

伙伙老王，一天送飯上火線來，有次挑來一擔水桶，揭開上面蓋着的一層紗布，一桶是大米飯，一桶是紅燒牛肉。老王分好了菜，興緻勃勃的唱起快板來，「紅燒牛肉大米飯，老王燒得乾又不爛，一天三頓來送到，老王不把辛苦來。」排長關照他說：「伙房里補黨的新同志你們要好好的團結呀！」老王說：「不會比班里差呀！」

工事外邊的開闊地那邊就是敵軍陣地，這裡是飢餓和溫暖的分界線，這兒解放軍，一天吃三餐，被圍的匪軍在啃着麥苗牛皮，戰士們每逢吃飯時，總要

拿筷子敲着碗對着敵人陣地喊：「喂！吃飯了。」「過來吧，解放軍優待給你們飯吃。」

x

x

x

天黑下來，陣地上就開始攻心戰。

「蔣軍兄弟們！你們冷嗎？你們餓吧？你們挨餓受凍爲的什麼呀？」響亮的喊話聲，從各個地堡里向敵人陣地傳開去。「過來吧，解放軍優待你們！」

「……………」

一次，有一個特務出來搗蛋、誣蔑漫罵我們，我們就喊：「兄弟們！罵我們的是誰？請你們把名字記下來，等我們打進去把他抓起來。」那個特務就不敢再作聲了。

每到黑夜里，陣地上就有三三兩兩的蔣軍士兵溜過來，我們警戒部隊的各個單位哨兵，一旦發現到陣地前面的黑影時，就爭着喊：「到這里來，到這里……」

大家急於了解敵人內部的情况，和接受敵人帶過來的槍支。

「夜課」

漆黑的夜，張壽德輪到了第一班放崗。他原是蔣匪五軍二〇〇師五九九團七連的伙伕，由於被團後已無飯可燒，三天前就編到班里當了兵。

他已經站了三次夜哨了。因此也就領受了三次「夜課」——他是把我軍的喊話政治攻勢這樣稱呼的。所有的話句，都打動了他的心。「你們餓嗎？你們冷嗎？你們挨餓受凍是爲了什麼？」這對他空空的肚皮就難受得特別厲害。當喊到「你們都是被抓來抽來的窮人，你們爲誰當兵打仗？」的時候，他想起一年前，五軍到賓縣，父親被毒打後活埋了，自己被抓到七連當伙伕，……眼淚禁不住的掉了下來，身上打着寒噤。他決心替父親報仇，爲自己求得一條生路。

這是二十一日晚上的第一班哨，和他同哨的是一個小鬼，離他十米遠的是帶哨的班長。張壽德計上心來，偷偷地問那小鬼：

「你怎麼白天站了班，現在又輪到你了？」

「誰知道，抓我的那個熊班長逼着我呀！」小鬼回答：「肚里空空，站兩班抗不了！」

張壽德同情的說：「去向排長說說，叫別人來換你！」

小鬼真的要回去問排長，張壽德又說：「把槍放在這里我替你看吧！」
小鬼放下槍去了。張壽德就把槍拿來背在身上。這時我軍陣地上又傳來了喊話聲：「這麼冷的天，你們又冷又餓，包圍圈越包越小了，快過來吧！」他聽到了肚子更飢，身上更冷，他於是下了最後的決心，走到鹿柴外邊，冒問了一聲。

「那一個？幹什麼的？」沒有回答，他知道外邊沒有流動哨了，好溜過

去。

但是班長就在旁邊挖工事，他恨恨的想：「活埋俺爹的就是你們這批傢伙！」報仇的熱血沸騰了，他推上一顆頂門頭，朝那班長開了一槍，可是沒有響，子彈是瞎頭，班長還在黑暗中間：「看不見人打什麼槍？」他支吾的回答：「我看到一個黑影的。」一面又推上第二顆子彈，照準着班長的背上，「碰」一聲班長倒下去了，他連忙槍起班長的湯姆，身上背着二根槍，向喊話的方向逃過來，到了我軍陣地，他說：「打死了班長，仇報了一半。現在找到了自己隊伍，我要好好的幹。」

在「投誠兵招待所」

在李石林前匪軍二兵團兵團部巨大地下室西北角，前線部隊把這里設為「投誠官兵招待所」。

二十四日我在團指揮所，這兒正是雨雪紛飛天寒地凍的時節，團主任放下電話筒，帶着微笑把這兩天的情況告訴我：「昨天一百二十，今天四十五，再來就要擴大招待所了……」

我跨進了招待所，是一間寬敞的高瓦房，里面擠滿了人，從他們面部表情上去看，個個都是揚眉吐氣的，我擠進他們的烤火堆旁，問一羣士兵：「你們是那一部分的？」一個早來兩天的四四軍，一二六師，四八五團，四連的彈藥兵小鬼朱云昌答：「……多哪：各個軍都有——五軍、八軍、九軍、四四軍、

七〇軍……」周圍的人都笑了起來，聯絡幹事這時告訴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來投誠的共四十六，而且大部份是夏莊方面八軍的。」

這時外面的通訊員又來報告，投降者接踵而來，又是十六個，其中還有女眷家小，身上淋得冰濕的。里面的叫了起來：「不要再進這屋子啦，太擠了！……」八軍，五〇八團，九連的傳令兵，李長芝開着玩笑說：「他媽的，都來了呀！」剛進來的先在登記處記下名字，然後炊事員便招待着喝開水，四四軍，四四五團，二連中士班長高榮金的女人替孩子掃着滿身的雪花，端起開水對孩子說：「咱已經二十天沒有住到房子，喝過開水了！……」小孩子貪婪的喝完一杯又討一杯。

接着是每人先發一只小米饅，炊事員告訴他們：「每人只先吃一只饅，去休息一會兒再開飯……」他們沒有人回答，兩眼盯着黃饅饅狠命的吞嚼着。

剛處理了一批，外邊又送來一批，我找着七〇軍，四一七團，八連的二等

兵余治富，問他怎麼跑過來的，他答：「聽到你們喊話，誰不想過來呀，當官的兩只眼可看不了當兵的兩條腿……」他無心答訕便爭着去領饅頭。

房子擠不開了，吃完飯的躺在那里睡覺，剛來的擠在登記處喝開水，外面風雪更緊，我抽身鑽出了人羣，老王也隨後出來，有些埋怨似的對我說：「幹事又叫我找房子，他媽的，房子早給他們燒毀，現在又回來住啦。」

夏莊之戰

我們面向夏莊，進行了半月的敵前學習，特別加強了土工作業，堡對堡、壕對壕，交通壕挖到敵人鹿柴邊三十米遠處，在飽暖的戰壕生活中，新老同志互助團結進步，歡度新年。

夏莊周圍敵人構築了數十座地堡羣，莊子正北築有六個制高火力層，守敵完全離開地面轉入到地下，憑藉着深溝高壘作垂死頑抗。可是地堡里沒糧吃，沒柴燒，拾到牲口骨骼，煮幾回，啃幾回，掘墳墓，挖出棺材板來當柴燒，在飢寒的地堡里過着不像人間的生活。

當面敵我的對比情形，鼓舞着我軍以空前高漲的士氣，接受了圍殲總攻擊

令。六日下午我們以三十分鐘的時間敲碎了杜匪北面的防禦體系，攻佔夏莊，打響了總攻擊的第一砲。

攻佔夏莊，二支隊是以四個主攻前頭，西北是四團二連，正北是四團八連，東北是六團二連，東南六團五連同時進擊的，戰鬥中炸破與突擊，砲兵與步兵，團與團，營與營，連與連，大家協同動作，密切配合下進行的，這是半月敵前學習勝利的總檢閱。

二

下午三時三十五分，一陣巨雷響了，重砲在開始轟擊，夏莊的地面建築毀滅在砲火里，六個制高火力層盡被轟坍，四時四十五分榴彈砲發出了總攻信號，——一顆烟幕彈在陣前炸開了，一股濃煙從地面升起，夏莊西北、正北、東北各主攻擊隊的爆炸手，三五成羣紛紛跳出了工事，向指定的炸破點衝去，

消失在煙霧不見人影的開闢地里。

四團二連爆炸班——八班。分成四組進行連續爆破，第一組三個頭撇開鹿柴直撲三子堡，三包同時一聲巨響，第二組又走三包，三組炸垮了兩包，最後一只把夏莊西北圩角上高出平地二三尺的大高礮堡毀了。八班副李會福扛了三十斤炸藥，在友鄰八連火力協助下，順利完成任務，八班預定計劃送十包炸響了九包，開闢了衝鋒道路。

八連的爆炸二班也炸響了四包，尤其表現出色的是史處珠同志，他是個預備爆炸手，見組長沒有炸塌地堡，跳出去接着把地堡炸了。沉着的何興武，拉響了導火索後，回來了炸藥還沒有冒煙，他着急了，馬上帶了炸彈上去來完成任務，突擊班的一小組也等不及炸開就衝上來了，佔領了地堡，何興武也投入突擊班衝進了縱深。

砲擊和炸破打開了衝鋒道路後，突擊的箭頭插向夏莊。

六大主攻營營長老英雄陳保富，放下耳機後一聲命令，「開始突！」二連七班先炸破了兩個突出的子堡，韋球的小組就迅速越過鹿柴，敵人措手不及，有的仍躲在地堡里，槍放在工事外邊，解放軍戰士突然出現在戰壕里，這些深居堡壘的人們只得拋棄武器聽着解放軍戰士的命令。

打坦克英雄蔡兆洪排長緊隨着突擊班，指揮沿交通溝從東北角缺口衝進，用排子榴彈開路，這時砲火已經轉移向縱深轟擊了，敵人被截斷在莊里，亂成一團，突擊排全排佔領了夏莊東北角，華東三級人民英雄王興紀指導員和突擊班一起衝進來，身上負了三處傷堅持指揮部隊，繼續向縱深滲進，向蛛網密結的戰壕，明暗地堡進行猛烈衝殺。

右側的兄弟突擊連也同時衝進了莊子，兩大突擊箭頭會合在正北地堡羣

中，協力向南發展，敵人開始沿交通溝南逃，突擊班長韋球和寧灣解放的王廣漢迅速迂迴到夏莊的東南角，堵擊住交通溝的出口，敵人蜂湧衝上，四班副袁洪的機槍增援上來，敵人留下許多死屍其餘的潰縮回去，指導員王興紀和突擊排長蔡北洪排副王成任都一人監守住一條支溝，決不讓敵人逃走一個。豫東解放的龔山同志帶了輕花，很快包好後又趕上去打榴彈，四班長韋小球決心爭取火線入黨，砲彈把他的帽子和防毒面具打掉了，滿面灰血，人震得昏迷了，當他一醒來時，發覺部隊已離開他前進了，他又從交通溝急追上來。

這時，四個突擊連的箭頭緊緊把夏莊柑住了，我原來用以抵近射擊的重砲又如颶風似的向敵縱深排去，敵人絕望了，固守夏莊的七〇軍，一三九師，四一六團一千多人這時卻成批押離了戰場，最前線的指揮員這時撈出錢來向師部報告：「從開始突擊到結束戰鬥僅僅三十多分鐘。」

夕陽照耀着夏莊，幾堵枯牆脚下堆滿了繳獲的武器彈藥，煙塵游移在空

中，戰士們搜捕着俘虜，一個個從地堡里叫出，那些放下武器的人，剛跑出了缺口就伸手向戰士討大餅吃香煙抽，據他們談：「你們砲火強烈，我們總以為躲在工事里不要緊，誰知道一瞬間四面都被你們突破哩。」

一九四九，一，七晨。

勝利的壕溝戰

在永城東北杜匪最後殘餘的十餘萬人，被解放軍圍困了三十餘天之後，他們把所有土地都完全挖空，構成無數的交通溝掩護，地堡而轉入到地下了。他們把每一座村莊都拆毀，重兵完全散在周圍開闢地的地堡戰壕里，我們的部隊，就向着這些複雜的地堡戰壕，插進無數的銅鎚，逐壕爭奪，戰士們稱這樣的戰鬪叫「掏烏龜」，這些無數的大小地堡戰，壕溝戰，最後匯結起這次強大的攻堅戰的整個勝利。

杜匪北面防線最後一道堅固堡壘——朱小莊，它的整個陣地便是以這種蛛網般的壕溝地堡組織起來的，朱小莊和正北的夏莊之間，約有一千公尺的開闢地。敵人在這開闢地上以兩道東西交通溝，一道南北交通溝，和密佈的地堡

羣，軍人掩體構成複雜的防禦陣地，並以匪七四軍，一三九師的四一七團，第二營守在這里。要奪取魯河北岸的重要據點朱小莊，首先必須逐個逐段地奪下這些大大小小的地堡和交通溝。

在夏莊以南的二百米達，兩端連接着馬莊和夏莊，第一道東西交通溝已被解放軍佔領了。從這裏再向南一百公尺，便見第二道東西交通溝，和一條直通到朱小莊鹿柴外邊的南北交通溝。七日下午，解放軍某部五連就受領了奪取這兩條交通溝及被它所串連起來的十四個大小地堡羣的任務。

晚上八時，攻擊開始。砲彈接連的落到那條東西交通溝的西段地堡羣里。八班新解放戰士薛成林，抱起了一包炸藥，直奔地堡，他在短促的敵前學習中學會的本領，今天用到了，轟龍一聲，地堡湮沒在濃煙中。五班衝上去，和西北衝上來的兄弟部隊會合，順利的佔領了這一地堡羣。

從西邊逃出來的敵企圖向北作掙扎性的反撲。排長楊桂枝立即命令六班長

張福元，驅逐伸向這條壕溝的敵人，再向東發展，張福元就帶了十二個榴彈和一支湯姆，單身向前爬到了三十米遠，碰上敵人，他連忙臥倒，一顆榴彈隨手飛出，不偏不歪正好炸在壕溝的敵人中間，敵人紊亂的退回了。這時，對面一個地堡里打來了機槍。張福元看準了出火的槍眼，一梭子湯姆掃過去，隨即縱身跳上了地堡，吓得敵人向東逃走。

三班擔任了繼續向東追擊的任務。向東的壕溝兩邊，每隔二、三米達就有一個單人掩體。三班長李文彥帶着副班長毛肅彥，小組長符保民和戰士李進、王化仁，順着壕溝交互以火力掩護前進，將敵人一段一段的趕出壕溝，他們自己的榴彈打完了，摸着敵人遺棄的榴彈打。這樣一直前進了一百多米遠，佔領了二十多個掩體，到達了通向朱小莊南北交通溝口，他們就向南延伸，向東跟擊的任務又由六班接替了，六班摸到壕溝盡頭，發現有兩座地堡。敵人從地堡里忽然湧出一個班。正好三班李文彥和符保民也從西南摸過來，就和六班長張

福元一起對敵人猛射，敵人倒下了四五個，其餘的便逃向西北交通溝。

匪四一七團的一營從東南方上來增援了，五連周保田的機槍掃射得敵人散亂的臥在開闊地上，於是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榴彈戰，五連長政指也都參加了擲榴彈，終於把敵人擊退。

這時，交通溝最東頭的一個地堡被四連佔領了，東西交通溝的敵人完全被肅清，接着便向南打，這任務就落在五連八班同志的身上，八班前進時，突擊開闊線上的敵人一個排從右側猛撲過來，周保田的機槍暴風雨似的掃過去，敵人爭先恐後的逃進壕溝。但這條壕溝像一條筆直的跑道，周保田的機槍子彈在溝里沒遮攔的飛射，把敵人打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命向後逃，把朱小莊出來送子彈的一個工兵連也衝散了。八班就乘着這個時機猛追下去，一直追到鹿柴邊，交通溝的盡頭。

敵人還夢想奪回這條致命的壕溝，鹿柴外邊三個地堡的敵人一齊衝出來，

李文彥、王化仁、周保田三個人把他們擊潰了，已得的交通溝鞏固下來。至此，五連僅以傷亡八人的代價奪得了全長五百公尺的交通溝十四座地堡羣，完成肅清朱小莊北面的外圍才到的敵人，奠定了攻佔朱小莊的基礎。

衝破魯河隄

當朱小莊戰鬥還在激烈爭奪的時候，六團五連警戒在魯河的隄岸上，準備最後衝破魯河截斷狼狽逃竄的敵人。

黃昏時分，五連政指周文江發現鄧樓朱小莊的敵人向西南撒潰，這時他手里亦掌握了一個三排，敵人黑黝黝的行到奔集着魯河南嶺的空投場，企圖組織抵抗。周文江考慮，決心衝過河去，插進空投場中心，使敵人迫不及防。

一班人稍稍的爬近南嶺，首先碰上了一個散兵，詢問了情況知道敵人正企圖結集，八軍一個團馬上向這裡投來。周文江只帶了一個組，前進了四五百米遠，一支漫長的行列迎面湧過來，周文江高喝了一聲：

「那一部份的？」一邊從通訊員手里把步槍取過來。

「八軍的。」帶頭的一個自稱是團長，「是來佈置魯河隄防的。」

周文江明白了，沒有做聲。待敵人接近了，一把揪住了那團長：「不許動，小心你的腦袋？」團長只好聽指揮了「叫後面的部隊集合：」前個前衛連開始站隊了，武器卻放在一邊，後面的仍不斷湧上來……。

魯河的隄防崩潰了，趕來加強隄防的部隊被周文江截阻在空投場中心繳了械，我們無數路的部隊於是湧向魯河以南……。

破裂後的包圍圈

一月十日，我在勝利之後的蕭永戰場作了整天的巡行。

早晨，從夏砦到朱小莊這個狹窄的範圍內，像黃河缺了口一樣，無數路放下武器的俘虜隊伍，向包圍外流溢出來。

那些餓凍得面黃飢瘦的人們，隨在解放軍戰士後面，離開了戰場，前擁後擠。我問過好幾個四十五師的士兵，他們都說放下武器是每個士兵共同的願望。可是他們的指揮官卻執意實行「最後計劃」，當朱小莊鄧樓丁棗園一線前沿陣地完全喪失後，解放軍無數路的箭頭連夜越過飛機場，把敵人的最後固守村莊孤立成小小的孤島，一一的緊箝着，敵人異常混亂，匪五軍四十五師所屬兩個團就是最後在這時被迫放下武器的。

放下武器的四十五師以四路縱隊在拂曉前完全走離了戰場，軍官們也都低垂着頭夾在隊列里行進，那些「太太」們有的赤着腳走，高跟鞋索性拿在手里，背上駝一個小孩，肩上扛一個大行李袋。解放軍炊事員挑送到前線部隊的中飯，被他們蜂湧上去抓搶了一空，投降之路上的形形色色，反映了一支反革命軍隊在最後土崩瓦解中的奇形怪狀。前線攝影記者把這些勝利側面的情景一一攝入了鏡頭。

拂曉以後，在通向包圍圈的空投場和飛機跑道的朱小莊壩口，數百輛汽車密集的擁擠在一起，爭先恐後的通過壩口向後方駛去，在繳獻敵二兵團指揮車第一號的中型卡車上，戰士們站在車頭上在那里指揮，讓汽車有秩序的開進，俘虜們拚死的從汽車兩旁邊擠上壩口，後面的還在那裏嘈呼：「我們也是俘虜呀！爲什麼不給走開……」在這一條壩口的缺口，放下武器的有新五軍、七〇軍、四十一軍、三個軍之多的番號，無數路行列的後尾還拖伸在望不見的戰場

中心。汽車不停留的從四面八方駛來了這條缺口，上面滿載着槍支彈藥，戰士們在車廂里愉快的合唱着「打得好」的歌曲。汽車爬過了缺口，奏放着解放的汽笛，沿着蕭永公路急急的駛往解放軍後方。

我們跨過了魯河進入戰場的中心。這時，整個戰場的上空，烟塵瀰漫，流彈飛濺。到處吹着腥辣的煙和燒焦的死人氣味，在這個狹長數十里的包圍圈內，連空氣都臭得令人難以呼吸，在空中投場的盡頭五莊，碰上了昨夜攻佔了棗園王莊的兄弟部隊，他們在搜集着武器彈藥，一個參謀同志告訴我，他們在五分鐘內突進了王莊，俘敵一千餘，部隊又繼續向中心發展。

俘虜有如人山人海，從西南方湧過來，一個衛生員帶了一支湯姆，後面隨着一百五十多個俘虜，這一偉大的勝利場面，是華東中原兩戰場前所未有的，當敵人的最後掙扎抵抗無效時，當敵人完全失去統馭力量而土崩瓦解時，這時也就是勝利者對人民戰爭貢獻的最大安慰，也是無數的死難英雄流血捨身的最

高光榮結晶。

在王莊郭莊陳官莊這一三角地帶，曾駐扎過兩萬多人，他們就擁擠在這一片開闢土地上，搭起了五光十色的帳棚，下雪下雨也只好在開闢地上給風雨侵襲，因此他們除了吃不飽以外，還凍壞了很多人，四二軍工兵營二連中士班長陳春坤，他沒有受到槍傷，可是他的雙腳凍壞了，被解放軍戰士載上汽車帶回到後方。

雲消天晴，飛機投下了彈藥給養——大米和罐頭食鹽、稻草、馬料……丟到空投場以後，據俘虜談，兵團部和「華中剿總」（按即原徐州剿總）他們派警衛部隊來監視「接受」，在「統一分配」之後部隊還是喫青苗啃馬皮，下雪後會發生互相搶奪而打死人的事情。

通向陳宮莊的郭莊以南開闢地上，是杜匪前野戰醫院的所在地，兩個兵團的傷兵都拋在這裏，傷兵都已餓凍得快要死去，活的和死的躺在一塊，士兵的

生命是這樣一錢不值！校以上的負傷軍官都大部空運走了，尉以上的官佐也都裝上了汽車準備「最後計劃」來帶走，大批的受傷士兵卻遺棄在露天地上給風雪吞噬。

這一天，戰場上空飛機轟鳴不休，可是找不着杜聿明的部隊，最後那個「大傻瓜」只得把一些大米都拋下來，我們戰士一一的「接受」了，有些俘虜在那里對飛機打趣：「你的任務完成了，可該回去了吧？」

包圍圈內最易令人觸目驚異的是：每座莊子都成了沒有頂的房屋！找不到一顆樹木！老百姓的莊稼踏平了！看不見年青的男人。我們在郭莊的五軍指揮所旁邊發現兩具被絞死的死屍，據郭莊的一位申老大爺說：他們統死的人很多，有的是開小差的，有的是企圖投降的，有的是被抓來不肯當兵的青年。在陳宮莊有一個劉老大爺一家妻兒都被殺光；三歲的小孩被飛機炸死，這個年近七十的老人整整遭受了四十餘天的凌辱，他雙膝跪下向戰士們哭訴：感激人民戰士

最後解放了他們，這一片戰區人民悲慘遭遇是多麼令人心驚膽悸呀！

一架 P-51 式的美造輕轟炸機被擊傷降落在陳宮莊的東北曠場上，蔣介石是化盡了心血來挽救杜聿明三個兵團的。四十天空運的物資拋下了無底之淵，這一架轟炸機又被人民射擊手把它同時毀滅在這十萬人馬的基地上。

下午一時，劉集的最後敵人解決，杜聿明這支『南下兵團』至此全軍覆沒了。

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新勝利！

慶祝創造勝利的人民英雄豐功不朽！

一九四九，一，一〇。

★結筆語★

淮海大戰的六十四天中，我奉命隨華野一縱隊二師進行戰地探訪工作。「勝利的創造者」就是我对這個步兵師（按即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廿軍五九師）所作的一些極不完全的零碎報導。

由於寫作能力的原因，對許多材料只能做到了純事實的紀敘，至於「勝利的創造者」的偉大「創造」，我自慚無能充分表達出來。所以稱他為「隨記」。

現在把它蒐集起來的目的，是爲了紀念三年解放戰爭的輝煌勝利，爲了紀念人民戰士的無數忠勇英雄！

左夫 一九四九年

「七七」紀念於上海。

後記

「勝利的創造者」——淮海前線的戰鬪通訊——是參加淮海戰役前後六十五天中戰地所見聞的紀錄。寫得都很急促；有些是在戰鬪空隙中寫的，有些是坐在戰壕里幾十分鐘就寫完的，寫完後竟連校閱一遍的機會都沒有就趕着時間寄出了。這其中大部份是由前線分社廣播和部隊報登載過的。現在都把牠搜集在一起。

這里所寫的範圍是參加淮海戰役中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步兵師（二〇軍五十九師），而我所敘寫的也僅僅是這一師人在執行圍殲任務中的幾個小小的戰鬪故事。他們的英勇戰績當然是很大的。我僅以「勝利的創造者」這個名字獻給這一師的指戰員們。

文字是很簡陋的。但在朋友們的鼓勵下，認爲它都是真情實錄，有其一定的意義，所以我便大胆的把它拋到讀者面前，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左夫 抗戰勝利十二週年紀念日於上海。